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 裁 决

中国电影出版社

# THE VERDICT

By Barry Reed

Simon & Schuster 1980

Bantam edition/August 1981

New York

## 内 容 说 明

小说《裁决》是一部脍炙人口、类似圣经中大卫与巨人哥利亚战斗的故事，据此改编的同名影片上映后，不仅获五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反过来又促进该小说更为畅销。故事紧张曲折，浪漫情节贯穿始终，影片主角由世界著名影星保罗·纽曼扮演，1988年纽曼获奥斯卡金像最佳男主角奖后，在美国重新掀起了纽曼热。故事讲的是波士顿一个穷困潦倒的律师在承办一宗天主教医院医疗事故诉讼案件中，拒收私下了结的巨款，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独战群魔，凭良心诉诸法律，这便得罪了整个医疗界和“上帝”，故事由此展开，结尾出人意外。

责任编辑：呼 冉

封面设计：接祖华

## 裁 决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大32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625 插页：6

字数：210000印数：3500册

1990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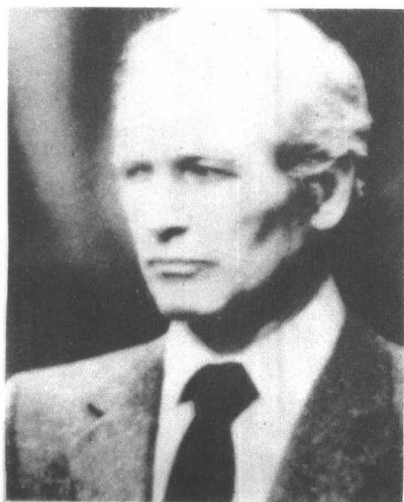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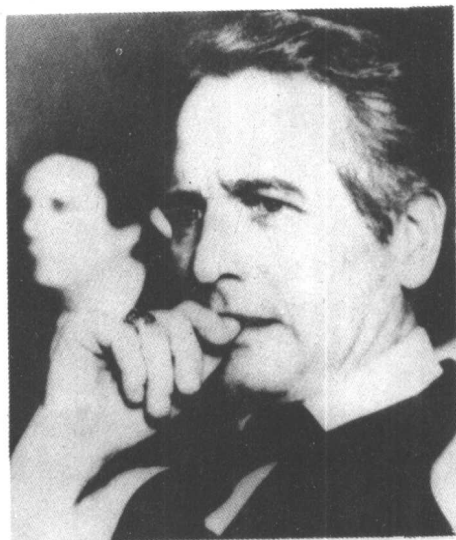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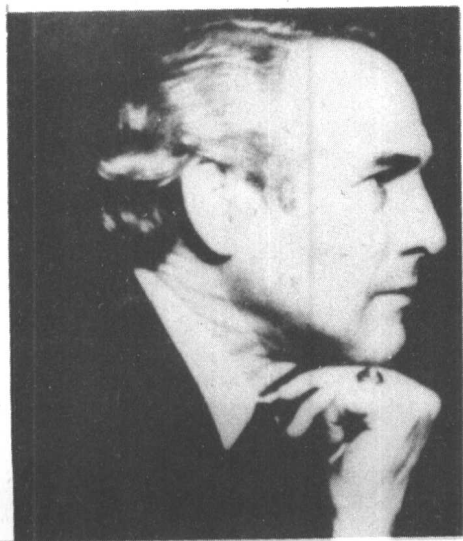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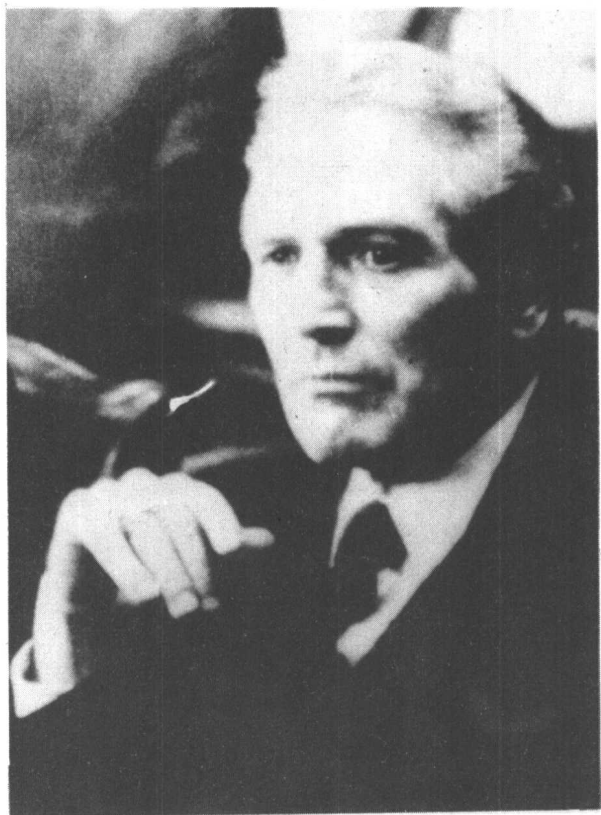
ISBN7-106-00315-8/J·0239 定价：4.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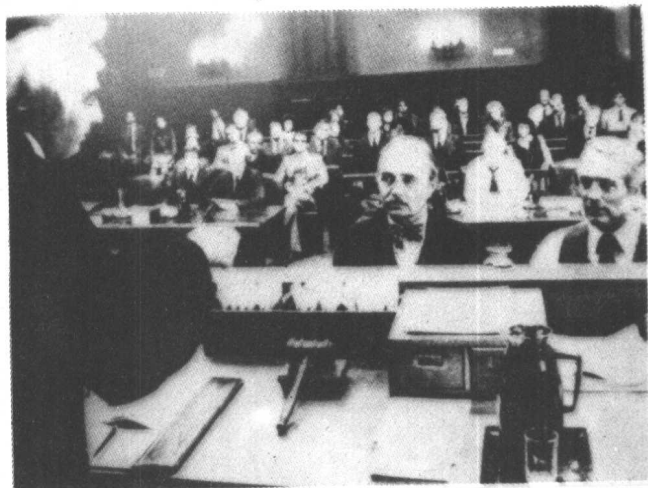
《裁决》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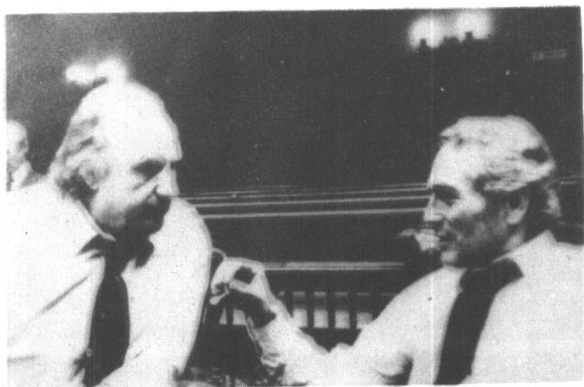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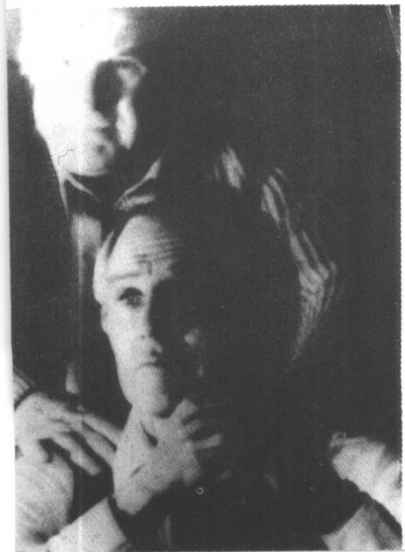


Сопор 16









## 编 辑 例 言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套《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是向从事电影创作的同志们以及有志于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读者，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改编电影剧本，同时提供据以改编的原作或有关素材。通过这种编辑方式，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原作和改编剧本，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从中看出原作和剧本在表现主题、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和处理场景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看出两种艺术手段，其中特别是电影手段的长处与局限。我们认为，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从某种意义来说，似乎要比阅读一些有关改编问题的抽象理论更易于得益。

就我们所知，改编向来是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世界各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为数极大的。这些改编的作品，其原作有的是古典小说或戏剧，有的是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品，其他诸如回忆录、传记以至新闻报道等也都可以成为改编电影的素材，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至于改编的结果，有的对原作做了忠实的“电影化”，即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甚或统摄原意，另铸新篇；有的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使其线索单一，人物突出；有的则添枝加叶，大事繁衍。总之，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妙用刀笔，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然而，毫无瑕疵的样板式的模式是没有的，一成不变的艺术

加工方法也不存在。我们向读者提供这套丛书，并不是想向读者提供什么范例，也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之作。我们没有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技巧进行什么分析评论，这一方面是囿于水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先入之见，影响读者独立研究的兴趣。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这套丛书中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旧书的重版，如《罗马11时》，有的则是新编的。特别是新编的选题，按例应当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尽量编入一些有关资料，如原作者或改编者关于创作意图或经验的文章，有关的评论以至改编影片的剧照等等，这样就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助于分析研究的材料。但是由于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可供编选的资料，这十年来“四人帮”肆虐的结果，使我们原有的资料散失殆尽，而近十年来的外文书刊则全付阙如。可以说，我们这套丛书的头几本在内容上显得比较贫乏，也反映了“四人帮”对电影研究工作破坏之严重。好在这套丛书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出下去，我们相信，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恢复和开展，这种缺陷一定会逐步得到改进和弥补。希望读者热情予以批评和帮助，使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1979年春



# 目 次

- 裁决 (小说) ..... (美) 巴里·瑞德著  
孙建秋 蔡英俊 王景源 译 (1)
- 裁决 (镜头纪录本) ..... 戴维·马麦特编剧  
孙建秋 贾健 编译 (247)

神父管高尔文叫弗朗西斯。他们这帮神父就靠这种办法，用犯了罪的圣徒的名字来称呼你。用他们的方式提醒你姓甚名谁，是何方人氏，对你施加宗教的压力。上流社会里，尽管许多重要人物也许都称你我弗兰克，可当神父一管你叫弗朗西斯，听起来就像是一种谴责。

“告诉我，神父，您曾经恋爱过吗？我指的是爱一个真实的女人。不是圣女蒂尔莎，也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一个黑发且有点风流的姑娘。你明白吧？不是幻影，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

高尔文凝视着他办公室黑灰灰的窗户，从那里可以俯视远处的灯塔山和康门饭店。到了三月下旬，窗外的景色从来就不美，圣诞节的彩灯都已收起，剩下来未融化的雪块在地上显得孤零零的，就连树枝也像是秃了顶，患了关节炎一般。在这种时令来点恶作剧似乎还不至于太不恰当吧。

“我谈的是情欲，”高尔文手里拿着酒杯嘲弄地说。他不大敢正视神父，而是对着窗户说话。“一说到肉体，有些人就说它是做爱。达到兴奋状态时，它真的能伤人的，你懂吗？我不是指做爱的行为本身。虽然，天知道现时人们把什么都叫做爱。只要一想到那个女人，记起那些详情细节，你就会感到无比的痛苦，顾不得别人是否知道，顾不得律师协会，顾不得老婆，甚至也顾不得上帝了。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吧？你有过这种感觉吗？那种骨髓酥融的感觉？你真的……天哪，真的有过这种感觉吗？”

“别管我的感觉，”神父说。他坐在沙发上很不自在，倒能明白高尔文是在忙于寻找对策，故意拖延时间，回避僵局。他也愿意耐心地等待观看事态如何发展。

高尔文设法保持锐利的锋芒。他翻弄着办公室里唯一一本没落上灰尘的法律书籍，那是布莱克斯顿写的。书翻开正对着威士忌酒瓶。高尔文把酒杯朝神父那边晃了晃。

“当然，我无法使你对酒感兴趣，是吗，神父？”

“现在还不行。”神父回答说。把淋湿了的雨衣往膝上拉了拉。

高尔文酒后的狂傲渐渐变成了尴尬的沉默。他站在窗前，拍掉吹进窗里的雨点。窗台上撒落着些剥落的油漆碎末。

高尔文的手触到了没有加罩的暖气片，烫得往回缩。“讨厌的东西，”他喃喃自语道。他为掩饰烫痛把手塞进上衣口袋里。“对不起，神父。”他说，勉强地笑了笑。

“用不着道歉，”神父说。

“这些该死的房东。我一直叫他们把暖气片挡上。这些杂种，他们不肯维修房子。我刚搬来时这个地方相当高级。过去管理得不错，现在他们关心的却是一平方英尺要收他妈的十五块钱房租。他们就要收这么多——十五块一平方英尺。可电梯不能用，甚至不住人的地方也收钱。门厅、卫生间、电梯坏了都跟我要钱。每次这混帐玩艺儿漫出来，他们得一个月才修好。把卫生间像美沙酮诊所一样锁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罗克斯伯雷渡口呢。”

“爬三层楼也算不了什么。”神父说。

“反正我不能再容忍了，”高尔文唾沫飞溅，非常气愤，几乎是怒不可遏。

高尔文大发脾气的当儿，神父想到，他自己也许真是高尔文的房东。因为迈克尔·托马斯·布罗费并不是一般的教士，他是波士顿教区第八任主教，掌管教会的世俗财产；411座教堂、231所大中小学校、12所医院和疗养院，还有投资项目的清单。就连布罗费主教本人和教会所有财政人员也未必都知道其中的具体

内容。他知道教会有相当可观的不动产。事实上，拥有的房地产范围很广，包括这一带一些比较古老、很气派的办公大楼。当然，教会雇了有关公司专门经营这些产业。布罗费主教并不知道他是否是高尔文的房东，但他怀疑高尔文知晓他确实是的。

“弗朗西斯，车在等我，没有时间了。我是没法解决这件让人头痛的事的。”

“他们叫你神父吗？”

“是的，”主教说，一面在公事包里摸着找些什么。“好吧，你可以叫我神父。”

“我老是拿不准该什么时候加上阁下、大人的尊称，或是吻您的戒指。”

“称呼我神父就很好嘛。”

“那么你叫我弗兰克。”

“那很好。我愿意这样叫……”

“我在您参加达特茅斯队的比赛时见过您。”

主教微微笑了笑，有一点情不自禁。回忆总是甜蜜的，即使到了现在，四十二岁了，离那些一尘不染的秋天二十多年了，他仍记得自己怎样接过从天上飞将下来的橄榄球。时光荏苒，这种微笑只是一种单纯的条件反射。

专业球队聚集在他门口附近露营那年，布罗费大概正上大学三年级。他们发觉他有球星的才华，在他眼前晃动条件优厚的合同，保证他将来一定球史留名。

但是迈克尔·布罗费有另一种青史留名的道路，不过只是一种不具体的渴望。常常有人对他提起他大学三年级那年如何以跑速最快、传球最稳出名。一谈起这些，他们的声音就低落下来，好像十分遗憾。当他们说短跑家为上帝的事业尽职是莫大的浪费时，布罗费可能并不同意。他懂得他们说这话的意思。

橄榄球场上的英雄变成了教会的明星。

他三十九岁被选为波士顿主教时，是全美国罗马天主教的主

教中最年轻的。

并不是全教区200834个教民都为他着迷，东波士顿的意大利人就把他看成是代表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殖民统治者。在瑞维尔和切尔西善于克制感情的波兰人习惯了被人忽视，他们觉得布罗费比起意大利人来，总算是个改进，并不期望他真能为他们谋什么福利。

爱尔兰人则从来不原谅他。他们不原谅他常春藤高级学院派的派头，或是他那开明的思想。最根本的是他们嫉妒他的成功。

严峻的批评中只有一条使布罗费不安，那就是偶然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听到的一句带刺的挖苦。那次有位慈善事业中最上层妇女十分欣赏新被任命的主教的羞怯。他对站在近旁很有涵养的客人说，有一次主教听人夸奖他时脸红了。客人的回答与她精选的鱼一样值得回味，他说，“那么害羞的人想来必定隐藏着极大的虚荣心吧。”

这种揶揄对布罗费来说非常刺耳，但他感到话里的确含有真理。

高尔文手里摆弄着一个打不着火的打火机，主教把公文包里的文件通通倒了出来。他们各自在相互揣度对方；高尔文设法阻挡这次不可避免的交锋，主教也想法找个合适的方式开场。

有一份文件布罗费主教留在公文包里了，那是弗兰克·查菲尔·高尔文先生的档案材料。在这次会见前主教已经先研究过了。他现在想法让高尔文明白，高尔文的底细他了如指掌。

夹子里有州律师协会上诉委员会的报告，就要递交最高法院进行判决，高尔文的法律生涯即将完结。一旦这些调查结果呈上，他被取消律师资格是必定无疑的。

主教读这份材料时觉得控告不够得力，比起波士顿律师界一般违反法律规章的行为也显得过于温和，微不足道。高尔文被指控“兜揽诉讼生意，资助诉讼，并有与律师身份不相称的行为。”

这些是公开的指控，官样文章。真正的指控不便明说：举止不当。高尔文对自己一段私情洋洋得意是不合律师身份的。

没人认为波士顿律师界决不会有私通行为，情况远非如此。高尔文的大部分律师同行们都会耍五花八门的障眼法。

倘若高尔文仅仅是瞒着妻子，表面上仍算是道貌岸然——当然有点心虚，他的同行和朋友也会替他遮掩。

但是高尔文有个冷漠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把他们藏在与世隔绝的韦勒斯利山上一幢分期付款的殖民时代大厦里。而他自己却放肆地、毫不羞愧地与一个三十岁的华裔美国女人在一起快活。

陈·路易斯是波士顿一家大饭店老板的女儿。她和高尔文在一起同居快四年了。

除了他们俩人，没人赞成这种关系。他们公开出入各种场合，以各种可能想得出的法子冒犯清教徒的道德标准。

倒也并不因为她是华裔，尽管那更显得不正当；也并不因为她很不漂亮，尽管那更证实法律界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们毫无歉意或羞耻之心，尽管他们身后也有不少仿效者；甚至也不是因为高尔文把妻子当成情妇，而带情妇外出去赴亲友的家宴以及……。

刺痛波士顿律师界的真正原因是高尔文对律师业务失去了兴趣。得不到办案机会他并不特别难过。老朋友私下相劝，他也满不在乎，我行我素，下午总是请假。虽然他们律师业务像水汽一样迅速化为乌有，他却过得逍遥自在。

实在太过分了，律师协会因而主张采取行动。高尔文不务正业所付代价举目可见：打火机不着火，窗户漏雨且吱吱作响，墙上油漆剥落，东方地毯开始褪色，连高尔文身上的西服式样也过了时，衬衣袖口也不浆挺。

法律书籍统统装在纸箱里，因为无心从事什么法律研究，可是还觉得碍眼，看上去似乎不想久住。

不难猜出高尔文目前的窘境。人们看待律师行业就像看待妓

女一样，仅从外表加以判断。律师每时每刻都受到人们审视，没有一天例外。墙上不能挂一张低级绘画。他们形象树立的办法全凭在人们心中建立的幻觉，全靠修理边幅对每一个细节的注意。一双邈邈的鞋就足以证明这个律师在走下坡路。

这间房间仍能使人想起昔日的气派，办公室地处灯塔山顶，这地方是当年所有优秀律师都想攀登的。透过高大的半圆顶的法国式窗户，可以望到公园街、公共花园和金色圆顶的州议会大厦那一派壮观景色。

虽然衰败，这座建筑的线条独具特色，带有令人伤感的魅力。若在苦难的年月里，这幢房子坍塌了，就它的建筑材料比其它房屋也更胜一筹，布罗费主教看得明白，这座建筑缺乏管理和修缮，需要花钱、下功夫进行修复。对待高尔文这个人，他想也是同样的道理。

主教回到原来的话题，言归正传。

“我不是来赦罪，也不为听你忏悔。有怨气以后再说吧，我要解决这桩诉讼案。我随身带来奥·波依主教草拟的解决方案，交出三十万元以了结此案的协议附在里面。我与全体同事讨论过，弗兰克，给你这么大笔钱够慷慨了。”

主教这番话的口气十分急迫，让人很不舒服。对他这是件令人嫌恶的公务。“这不全是妥协。你懂吗？妥协意味着撤退。这可不是。这笔钱能支付所有花费，完全够，道德方面或法律方面。事实上，我对保险公司如此大方感到吃惊。”

高尔文未及说一句话，布罗费把手抬起来，“弗兰克，我也明白你目前的难处。我们只说你来找我商量过。人们总是来找我出主意，商量办法。尤其当对手是像你这样，对圣母教会缺乏热情。”

高尔文从上一根烟头又点燃了一支烟，他离开窗口，现在半立半坐地依靠在办公桌上，面对着主教。

“我干脆坦率地说了吧，我喜欢直截了当。首先，我想了结

这桩诉讼案，拖下去对谁都不利。我看了你的各项提议、发言提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你是个天才，有点荒疏，好像自暴自弃了。我想给你找点生意，不过希望找得对头。”主教清了清嗓子，扶正了眼镜吸了一口气，谈出了他想找的生意。

“我想让你加入我的律师行列。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没跟其他人商量过，但我赏识你的胆量。当年在布拉福德州长法学院，你曾名列前茅，大有潜力。现在也还年轻，比我大不了几岁。

“我不能看着这样一位天才白白浪费掉。”

“正如你所说，我有我的难处。”

“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你的业务丢得并不那么严重。”

“你已经有一批律师了，”高尔文说，语调有点愠怒。

“奥·波依是不错，可他已经七十五岁了。我们需要新鲜血液，我们可以想法律的办法。目前整个教会都受到攻击，我们在为生存而斗争，我们的身份受到侵蚀，我们的学校在倒闭，我们的财产也被征税……”

“你们的医院也在被起诉。”

“是啊。有人觉察出教会有懈可击，易受抨击，像受伤的动物。”

“你想让我放弃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把一切全都放弃？”高尔文做了个挥手的姿势。

“弗兰克……”

“把法学书籍都收起来吗？我喜欢这儿，神父。我喜欢这儿日落的景致和电梯偶尔开动时带来的惊喜。”

“这案子你不能胜诉，弗兰克。我是作为朋友相劝，你将耗费掉许多你的时间，许多我们的时间，最终你还是要败诉。你不得不输。好好想想吧，你能输得起，你好在只是一个人，只关系一个人的命运。我们却输不起，我们要保护两千年悠久的传统和未来无穷的岁月。我们手中掌握着教会不朽的魂灵。我们怎么能



孤注一掷呢？在已经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再输下去？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教会的命运相比算得了什么？”

“我要保护诉讼委托人。”

“保护你的委托人，弗兰克，保护那可怜的姑娘，你尽量去保护。但是与我们斗，结果你将人财两空、全军覆没。你会输掉官司、毁了委托人、吊销了执照。接下这30万元吧！为你的委托人，也为你自己考虑。我向你保证不能比这条件再理想了。有些比你更重要的事可能因此受到危害。”

“神父，我宣过誓。与教会的命运相比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我不是跟教会斗。我斗的是恶劣的医疗事故。我是为一个再也不能捍卫自己利益的姑娘伸张正义。”

“你会毁了你的委托人，弗兰西斯，连同你自己。苍天在上，我真不明白你还迟疑什么？我起誓我弄不懂。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明白，你没有前途。我现在给你前途，你应该跪接才是。”

“让我看看了结的文约。”

高尔文拿起蓝色封皮的文件，放在灯下看。他不是想了解里面的内容，他已知道对方要说的话，只不过出于纯粹的好奇而已。

我，卡兰·M·罗丝，做为德波拉·露丝·罗森的正式保护人，因考虑到圣·凯瑟琳·拉布里医院付给的30万元现款……。

主教说得对，高尔文想，这将是一大胜利。这比他昨天开始想提出的数字大得多。一大笔钱，可是……

“奥·波依亲自起草这份文约的吗？”

“他亲自拟订的。”

高尔文把文书交还给主教，“转告我我说的，他可以拿回去塞进他自己的屁股眼里。”

一阵愤怒的火焰掠过主教的脸，留下一片阴影。“我原以为耶